

七日談

（香港篇）

芒種之忙，盈收萬丈光芒

何志平

芒種，也叫「忙種」，亦即「忙着種」。芒種是中國傳統二十四節氣中的第九個節氣，是大自然贈予大地的第九封情書，情深意長，溫柔而熾烈。清代學者陳三謨在《歲序總考》裏解釋，「芒，草端也；種，稼種也；言有芒之穀此時皆可稼種，故謂之芒種」。

芒，既是繁忙，也是光芒；種，既是種子，也是種植。「有芒的麥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種」。一忙一種，傾注了晶瑩的汗水和蓬勃的熱愛；一稼一穡，盈收着生活的美好與金色的光芒。此刻北方麥黃，南方梅熟，稻米插秧，四野皆稷香。芒有所忙，種有所得，收穫之間，時序輪轉，時光更迭。自然節氣如同一場接力跑，一棒接一棒，一代傳一代，緩緩向前帶來生生不息。不僅飽含大自然的壯美，又有人們的辛勞努力，更蘊藏生命的希望與力量。

我與幾個近年剛退休的學生輾轉蘇州與無錫，漫步隴上田間，禾苗青青，一片綠意盎然。腳下的泥土鬆軟濕潤，散發着特有的芬芳。耳畔蟲鳴鳥叫，交織成詩，人仿若置身世外桃源，忘卻世間一切喧囂紛擾，只沉醉於心靈的寧靜與平和。清風徐來，花開滿懷，抬頭望去，但見天空湛藍如洗，朵朵白雲飄浮，陽光與青山綠水相映成趣，宛如一幅美麗畫卷。關於夏天的夢，就在其中，引領着所有人向前，再向前，以芒種之忙，等一場萬物瘋長。曾幾何時，我忙於當下，與學生們奔波在茫茫草原與偏遠山區海島防盲復明；又執起教鞭，傳業授課，種下希望，一年又一年恍然離去；如今學生們早已頂起中國現代眼科事業的未來，與他們的學生們共同守護着人類光明，人人成為自己的光芒。

有學生是北方人，他說芒種時廣袤無垠的西北平原，每當夏風掠過田野，層層金色麥浪便如波濤般翻滾，沙沙傳遞着豐收的喜悅。在那片雄渾而厚重的土地上，麥子熟了千萬次，每一次金黃的背後，都是無數人辛勤的汗水與堅持。他們如麥芒般鋒利堅韌，像麥稈一樣挺拔有力，同麥穗似的孕育希望，在歲月的長河書寫千年中華農耕文明的光輝篇章。

我能從中深切感受到北方農家芒種的「忙」，就是麥場上堆起的金色小山，傍晚時分家中飄來的新麥饅頭香，以及播種玉米、大豆等秋收作物的田間繁忙。香港基本沒有農業，我年少時也沒見過稻田和稻穗，芒種日總伴着綿綿細雨。雨日多，雨量大，日照少，空氣十分潮濕，恰逢梅子成熟，又叫做「黃梅天」。天熱是「火」，然而溫度高濕度大，陽氣在表，內裏卻虛冷成陰。水火處於八卦兩端，水火不交，古人謂之不吉，視為濕熱之

「毒」，故農曆五月又稱「百毒月」「惡月」。並在端午日陰陽交泰之時，陰陽之氣相爭，陰氣勝出，百毒、瘟疫等將隨酷暑的到來而慢慢猖獗。

每年這時，家家戶戶皆要午前在屋角和各陰暗處撒石灰、噴雄黃酒、燃藥煙，將灰塵垃圾掃於室外以淨其室，以滅五毒、驅穢氣，為家人祛病消災。但五毒害物易除，人心貪、嗔、痴、慢、疑之五毒難克。廣成子曰：以為積火焚五毒，五毒盡可以長生也。因其之存在，人的本心本覺就會被遮蔽，無法明心見性。修養生就是要滅掉人心五毒，也就是祛陰留純陽。

在《易經》消息十二卦中，五月卦象是「姤」，天風姤，五陽上，一陰下，陽氣極盛而陰氣初萌。下巽上乾，象徵着風行天下，陰陽交合，萬物茂盛，以柔順對外。時至今日，芒種日還提醒人首先需要清除內心的五毒，才

能解放思想，芒裏有忙，忙而不「茫」，腦洞大開，找到新力量，重塑人生方向。

想起前年仲夏，我作為北京大學的高級訪問學者，在燕園與一眾可愛的天之驕子多次促膝交談。青年們朝氣蓬勃，個個熱情洋溢。尤其是很多在香港土生土長現又在北大求學的研究生、博士生，他們每個人的生活，都是既豐盈，又別有樂趣。由興奮、迷茫、徘徊、猶豫、質疑、希望、失望和開心、充實所碰撞交匯的獨特經歷，令他們在繁重的課業之餘，潛心感受內地城市和生活其中的人及事，開始認真體驗究竟何謂「大國之大也」，何所謂「國之大者」。此中之「大」，是大視野、大擔當、大作為；這裏之「國」，是一派欣欣向榮氣象的中國，是立志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是九百六十多萬平方公里地廣物博的中國，也是五十六個民族十四億中國人聚合磅礴之力的中國！

有朝一日，他們學成歸來，閃耀着新時代芒種中的飽滿之芒。芒與「忙」，此時具象於他們就是鋒芒畢露，打破局限禁錮，甚至是「何所謂大國之大」的驕躁與傲慢，在該學的時候全力以赴，傾盡所有努力去行動和爭取，獲得一切想要的。恰似內地六月七日即將踏上高考戰場的莘莘學子，十餘載螢窗苦讀，一朝「連收帶種」，紅榜夢圓，贏得人生最佳起跑線。

芒種，年之將半，願人人在生命的循環交替中，忙而有序，一路成長，一路收穫。感辛勞之悲喜，看成長之快樂，嘆碩果之欣喜。此後手中有活，心中有詩，腳下生風，眉間藏閒，不負每一次耕耘，在盛夏盈收那萬丈光芒。

趁著晴好天氣搶抓農時播種拋秧。
▲「芒種」節氣至，安徽省黃山市南屏村村民。
中新社



「四道人生」

端午節假期後一大早，去醫院複印母親的住院病歷。三段不同科室的住院，共五十四天。雙面打印，厚厚三打，像一本博士論文，四毛錢一張，足足六十四元。花了半天時間，把三本「病歷書」讀完。

外科手術+一次次的發燒+每天不停的輸液+二十次放療+九次血尿……伴隨着白血球、C反應蛋白、血色素指標的起起落落，加上母親貫穿全程的疼痛、心情波動……我幾乎完全沉在其中，焦慮、憂傷、着急、無奈、疲憊，間或為母親闖過放療、血象指標轉好悄悄鬆一口氣，如厚厚的雲中透出一絲絲陽光……一本厚厚的病歷，看似枯燥的數據指標背後，如同一段跌宕起伏的故事，令我們牽腸掛肚，驚心動魄。

端午節去看一位九十六歲的國醫柴大師。柴大師對母親說，您這一輩子操心太多了，答應我，從此以後，只操心一件事：自己的健康。大師老太太握住母親的手，約定十年後再見。

看過中醫大師後，母親心情大好，自己要求出去轉轉。我們推着椅去盧溝橋、綠堤公園，蘆葦野花，母親很高興。上次出來轉，還是第三次住院出院後的五月二十一日，趁等候拆輸液管，去了趟天壇。母親來北京這麼多趟，卻是第一次去天壇。我們扶着母親在祈年殿前拍照，讓母親留意古松老去卻蒼勁的樣子；到花壇看曲徑繁花，生機勃勃。母親攤開雙手，像是要接住瀰漫空中的花香。走在松林間，母親摘下口罩，大口呼吸帶着松香味的空氣。

再早一次是第二次住院前，四月初去陶然亭看花……住院五十四天，帶母親去公園看了三次花花草草，一次比一次時間長，一次比一次心情好，一次比一次狀態好。

照顧母親的三個月裏，有時會為母親不肯吃東西、情緒消沉，怎麼勸都勸不好，不禁說話重語急，我給母親發信息「我很後悔自己因為着急媽媽的病情，跟媽媽發脾氣」，母親回覆「你為我好最想我多活幾年，媽心裏明白，一點也沒生氣」……

其實在幫助母親放鬆的時候，我也在調整自己。整個春天及至初夏，腳步在兩線之間奔波，心事茫然不知該安放哪裏。我嘗試把心緒放在繁花綠柳上，嘗試從東三環一直走到王府井放在街景上，嘗試在書店泡半天放

在史鐵生的文字裏，嘗試在東單公園逗躺在腳下的流浪貓、放在與動物靈性的互動上……春天的草長鶯飛，初夏的滔滔綠樹莽莽草木。春天接過去我的憂愁，夏天給我遞送來希望。

覆查後，侯大夫說母親可以回老家休養了，我們將陪她坐高鐵返家。母親打電話的聲音都中氣十足了。端午節，應凌鋒教授崔老師邀請，去他們雅緻的庭院做客。一群「老頑童」彈琴唱歌，把我拉進來，在合唱環節給了我一段獨唱。及至大家陸續散了，Nancy姐意猶未盡，又拉着我和凌教授崔老師唱了幾首老歌……

我終於能重新開口唱歌了，終於能有心情唱歌了，終於能在與大家歡聚時不再突然淚奔了，終於能擠地鐵時不再躲在口罩後面黯然泣下了……

受同事之託，帶一個學醫的大四學生去拜訪凌鋒教授。凌教授花了近兩個小時指導初次見面的年輕學生如何選擇未來專業方向、分頭打電話問情況，講如何對待病人，講自己從醫的心路歷程，講病人康復的欣喜，建健康小屋、救助邊疆艾滋病人遺孤上學的故事……她帶我們參觀神經外科的大會議室，這裏可容納三百人、可實現國際同聲傳譯，牆上掛着幾欄住培醫師的照片，每人對應一幅米開朗琪羅《上帝之手》壁畫，凌教授別出心裁地將畫分解成十六塊圖片，組成大腦的形狀。學生每攻克一門課，就插上一塊圖片。院子裏國際神經科學研究所的LOGO是她自費從國外淘來的一塊木化石，大腦樓一層的自動鋼琴是人家捐給凌鋒基金會的，她送給醫院，誰來都可以彈……我們知道其實做每一件事都不容易，但凌教授講起來，都變成了有趣的事。她把救治病人、幫助他人、服務眾人都當作自己最大的樂趣，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她辦公室牆上掛着一幅饒宗頤先生的字「用心」。認識凌教授十幾年，她做什麼都是用心，做人、待人、醫人，無一不用心。與她在一起，她自己就是一個治癒系小宇宙，大醫醫心。

人這一生要學會「四道」：道謝、道愛、道歡、道別。在病患面前，親友總容易陷入不知所措的窘境，深怕說了不該說的話，而「四道人生習題」正是從「心」聯繫彼此的良方。其實「四道」何嘗不是我們的「人生四道」：及時而真誠地表達謝意；及時而真誠地表達關愛與祝福；及時而真誠地表達歉意；熱烈而真誠地擁抱對方出現在自己的生命裏。



英倫漫話 江恆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福克納曾說，作家的使命是用故事喚醒人類心靈，但如何講好一個故事，考驗作家的功力。日前美國《岸邊雜誌》(The Strand Magazine)刊登了一篇英國作家格雷厄姆·格林的鬼故事，讓讀者得以領略這位上世紀文學巨匠的寫作功力。該雜誌是一份創辦於十九世紀末的文學季刊，因尋找和出版知名作家的「遺失」作品而聞名。格林的這部從未發表過的短篇小說名叫《夜讀》，講述了一位獨行男旅客在法國里維埃拉的一個暴風雨之夜，躺在床上閱讀超自然故事時，所經歷的童年恐懼和想像之中恐怖的復活。據說手稿是在德州大學分校圖書館的檔案中發現的，由格林文學遺產管理人、格林的孫女卡米拉，格林進行整理和抄錄。而格林的傳記作者喬恩·懷斯推測，小說可能是在一九六二年寫成的，當時正值格林職業生涯中一個相對低迷的時期，因此不同於他的《第三人》《我們在哈瓦那的人》《權力與榮耀》和《布萊頓硬糖》等代表作，這個作品在描寫心理和驚悚上更為複雜，風格也更成熟。

小說《夜讀》的情節很簡單，主人公回憶起小時候讀過《德古拉》及恐怖故事後受到精神創傷，從那時起他就再也不喜歡獨自躺在床上讀任何可能與鬼魂有關

「讀心術」

或暴力的東西了。因此，當他發現自己獨自一人待在蔚藍海岸一棟奇怪的出租屋臥室裏，並身處狂風暴雨之中，且身邊只有一本平裝故事集陪伴時，他舊時的恐懼又湧上心頭。無論是他從書上讀到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情節，還是在他閱讀故事時臥室窗玻璃上傳來神秘的刮擦聲，都讓他驚恐萬分，接近崩潰。

在《岸邊雜誌》執行主編看來，該小說與其說是鬼故事，不如說類似一個日常事件，很多讀者能感同身受。想像當你獨自旅行時，有時難免遇到一些奇怪的事情，比如半夜聽到怪異的敲門聲，或者房內傳出一些不尋常的吱吱聲，甚至做了噩夢之類的，不論真實還是幻覺都令人心緒不寧。格林用他出色的措辭和技巧，巧妙地模糊了娛樂性和戲劇性之間的界限，讓讀者置身其中，彷彿耳畔也傳來同樣嚇人的聲響，展現出他非凡的吸引讀者的能力。

從讀者角度講，被認為最會說故事的格林似乎會「讀心術」，知道如何把握大眾心理，去讓他們共情與共鳴。如同他在自傳《一種人生》中所說，「我一輩子都在聽從自己的直覺，放棄那些我沒有天賦的東西。」反映到文學手法上，就是讓讀者本能地覺着故事更親近可信。格林在此方面極為欣賞作家毛姆，認為讀毛姆的書之所以停不下來，不是為了他筆下的人物，不是氛圍，也不是文筆，而是逸事秘聞有種內在的力量。毛姆享受那種傳遞八卦的樂趣，他想把自己放進去，不僅為了

唱自己的歌

品，也時常穿插以粵語填詞的曲目。過去十五六年間，中大合唱團不時委約粵語新作，而數年前與一位台灣作曲家的交流，更加堅定了Leon與合唱團成員演出及普及粵語合唱曲的決心。「你們明明都說粵語，為什麼合唱曲少用粵語？」那位作曲家的疑問，讓Leon重新思考粵語合唱曲之於中大合唱團乃至香港合唱音樂文化的重要意義。

今次在香港以及稍後將在美國印第安納波利斯舉辦的音樂會，取名「去唱自己的歌」，演出的十一部作品全部是最近三年的新作，且超過一半為世界首演。既有以現代新詩和民間口述文本譜曲的作品，也有改編自原創歌曲、粵語流行曲（如鄭秀文《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和粵語音樂劇的合唱曲。Leon和合唱團成員並不擔心海外觀眾因聽不懂粵語而難以投入欣賞作品，因音樂從來都是跨越語言、促進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相知相識的橋樑。藉着這次美國巡演，幫助更多海外樂迷了解粵語，了解



▲香港中文大學合唱團即將赴美國交流演出。中大合唱團

香港年輕一代對於合唱文化的傳承和創新，又何嘗不是「講好香港故事」的好方法？

不論在內地或是港澳，青少年合唱團愈來愈獲得關注。從北京冬奧會獻唱的馬蘭花合唱團，到今年春晚穿着四川大涼山民族服飾開心唱歌的妞妞合唱團，歌唱讓不同地方的大小朋友們聽見彼此、了解彼此，並從音樂中找到成長與相伴的溫暖力量。從「唱同一首歌」到「唱自己的歌」，音樂的世界因多元而豐盈而美好。